



望
 聞
 筆
 語

附江
 關筆
 談

我為我齋叢書
 洪

洋学文庫
 文庫8
 A122





余頃讀坐閒筆語深美白石源大夫之答矣近世俗
 儒不解大經偶接異邦人筆舌之間詖辭妄答不知
 失國體自辱者閒或有謂於是俗人犬吠有話說及
 明清之事如謂其人曰華人謂其產物曰華物之類
 實關乎人倫名教也不細矣冀世之古以代筆者於
 此答致思則言可寡尤耳蓋朝鮮原吾屬國而彼以
 禮義衣冠之邦自居矣建清道巡視之旗以行矣加
 之我州郡勞來之費不可訾也然有言責人所以不
 為議者豈以柔遠之故厚往薄來邪特為宗膾胥教
 而存于蓬艾之間耶

天明己酉正月甲子

平安鈴木公温識

題坐間筆語

皇朝樂部有得於

本邦者有得於外國者

京師伶官之家世掌之自近燕饗以散樂為禮古

禮遂廢不行可嘆也已辛卯冬朝鮮使臣來聘

惟十一月三日錫宴於

內殿依前代例當用散樂朝散大夫源君美建

議更以古樂代之徧用

本邦外國之樂及燕饗之日堂上樂作使臣皆諫

然改容每樂更奏君美與之筆語應對如流宴

罷乃第錄樂名各附問答之語于其下以進今
之所錄即其稿也昔延陵季子聘魯觀三代之
樂左氏傳之古今以為美談自漢季三國之後
歷南北十六朝以逮南宋遼金之時敵國交聘
前後相踵未聞有使臣觀樂於燕食之間者今
有餘年閒絕矣不可見者今乃見之吾知後之
作史者亦將繼左氏而傳之使其事赫、於百
世之下豈特使臣榮抑亦
邦家之光也

鳩巢主人室直清題

坐洲筆語

正德二年朝鮮來聘使者至于江戶本年十一
月賜燕樂白石源君美在坐與使人筆語

燕樂目錄

振鉞	三臺鹽	長保樂
夾宮樂	仁和樂	太平樂
古鳥蘇	廿列	林歌
陵玉	納會利	長慶子

○振鐸

東方罔國之日

天祖象功樂舞允陳樂必先奏此曲振鐸讀如偃武

武曰周大武舞源君美

泃泃乎其治世之音也正使趙恭億

又有祀享之樂耶同

祀享則有神樂國凡則有催馬樂美

振鐸似偃武音節雍容可觀想必用於祀享從事

李邦彥

出國 ○三基鹽

疏勒鹽曲之一也隋唐以備燕樂者也

何其不取韶護而雜用外國之音耶億

故曰燕樂美

何不用古樂懸耶億

唐宋樂懸可考而已所謂龍鳳鼓等制即此也

其制詳見于文獻通考等美

通考雖古書何如六經億

此又所以備燕樂也美

舞人傅粉耶同知崔尚樂

男子何用施粉為美

美哉其面絕白大抵是邦人物清而麗嶸

○長保樂

卽是高麗部樂美

貴邦猶有此舞耶同

勝國之音今則亡矣億

我朝有戎朝并他邦之樂逢貴國之人則奏

貴國之樂以翫之逢唐山之人則奏唐朝之

樂以慰副使任守幹

○央宮樂

本朝樂舞美

大抵頗有古雅調可貴可貴億

○仁和樂

又是高麗樂舞美

插冠者何億

貂美

伶官何亦插侍中之貂億

是樂出自貴邦諸賢可知其說而已我何知之

敢問美

○太平樂

一名小破陳樂卽是唐明皇所作美

嘗聞貴國人士善擊刀術幸為俺等啟請得一
觀如何幹

本邦之俗卒伍以上皆腰雙刀戎事則又佩一
刀長短大小各適其用若農商亦無不佩一刀
者身已佩之不堪運用亦何為又有拔刀之術
其法神機出入變動不測隻手纔及刀頭電掣
風飛灑血吐霧鋒刃如未始出手室者而哇
步間有人既喪其元駢肩而坐焉是等小技人
人能之諸賢欲試觀之則請宗馬列可也何必
啟請美

貴國黃倡劍戲亦如何全

鷄林兒黃倡年十四學劍報父讐至今有樂府
鷄林人最善是舞可觀億

妓女輩亦能之擲雙劍於空中能以一手接之
同

皇京大坂亦有此樂耶幹

天朝樂官世守其職大坂及南都是舊京之地各有
樂戶皆是歷世千有餘年而不墜厥業者美

○古鳥蘇

是又高麗部舞美

所採何物億

蓋是古拂子吾嘗得見

天朝禮器圖其中有拂子圖即如舞人所採者南京

又有三秘庫中所藏皆是

聖武天皇內府之物有一麈尾其制與舞人所採亦

異世傳庫中又有晁卿遺書云當時實是唐開

元全盛之日則知庫中諸寶器多是唐代物也

美

王維李白之詩此存耶幹

不佞去歲一過南京及見三大舊庫巍然猶存

但恨未得見其所藏者不知王李之詩亦何如

美

金生真蹟猶存否從李李邦彥

多有印蹟親筆亦或有之美

○甘州

即是天寶樂曲美

詞章可得見歟億

唐詩中有甘州詞即此美

○林歌

又是高麗樂舞人所戴李白詩云金華折風帽

之類乎美

金華折風帽卽我國新冠者所著金色草笠也
此則工人所著花冠之類士大夫不著之億

○陵王

齊人象蘭陵王長恭破周師於金墉城下者卽

蘭陵王入陣曲美

所採何物億

簫美

高齊之樂何以傳播於貴邦耶幹

天朝通問於隋唐之日所傳來也美

此等樂譜雖非三代之音隋唐以後音樂獨傳

天下不傳之曲誠可貴也億

天朝與天始

天宗與天隆

天皇卽是真天子非若西土歷朝以人繼天易姓代

立者是故禮樂典章萬世一制若彼三代禮樂

亦有其足徵者何其隋唐以後之謂哉美

有禮如此有樂如此及不一變至華耶億

予之舞足之踊無不中於其節者最妙噪

奏此曲者其先高麗人因以拍爲姓於其音樂

當代第一其假面亦數百年之物也美

○納曾利

高麗部樂美

不佞輩叨此盛幸已極感荷况與白石周旋此

豈小黃緣耶尤幸吾輩別後幸勿忘之美

衛風有之云終不可誼今何敢不拜嘉美

○長慶子

坐閒筆語終

江關筆談

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製教趙泰億 輯

辛卯元正德十一月五日在江戶時白石源與君美

新井筑來訪館所叙寒暄訖

平泉取紙筆書示曰筆端自有舌可以通辭何必借

譯平泉正使之說

白石曰敬諾

南岡曰貴邦先秦書籍獨全之說曾於六一鑄刀之

歌歐陽永叔日本刀歌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詳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

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
無通津文忠公集卷十五見之美至今猶或有一二
流傳耶南岡從事號

白石曰本邦出雲州有大神廟俗謂之大社嘗聞神
庫所藏竹簡漆書蓋古文尚書云

青坪曰其書想必以科斗書之能有解之者亦自騰
傳之本耶青坪副使號

白石曰本邦之俗深秘典籍蓋尊尚之也況似有神
物呵護之者亦可以恨耳

平泉曰或人傳熊野山徐福廟有科斗之書古文厄
于火而不傳云此言信否

白石曰此俗人誣說

青坪曰有書不傳與無同果有此書則當與天下共
之深藏神廟意甚無謂何不建白騰傳一本耶此下當有

白石之答

白石又曰尾張州熱田宮諸君所經歷也此宮中亦
有竹簡漆書二三策云蓋科斗文字

南岡曰歸時可能得見否

白石曰神府之秘不可獲觀矣

平泉曰蔡中郎之秘論衡本不是美事崇信鬼神又
近於楚越之俗有書不見與無有何異

白石曰周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孔子乃斷自唐
虞以下訖于周凡百篇秦火之後漢人始傳今文於
伏生之書嗣後亦得古文併得五十九篇而先儒以
謂古文至東晉間方出其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
之書有不可讀者其亦難言矣且若始得壁中書云
科斗書廢時人無能知者況今去漢已遠世果有能
知其書者歟後之要見二帝三王之道何必求於先
秦科斗之書善談今文亦既足矣且夫二帝三王之
道與民同其好惡而已我先神藏之後民奉之而至
于今且竅神明拂民情或索而得之乃謂我能得

二帝三王之書無乃非二帝三王之心乎愚所以不
敢也

白石曰公等奉使萬里合二國之驩雖則賢勞豈不
壯哉若僕生懸弧以來譬如坐井未嘗始望洋初冠
在壬戌之聘造請貴邦二三君子嗣後唐山琉球及
大西洋歐羅巴地方和蘭蘇亦密意多禮亞人等至
於前僕皆得見之且今與諸公周旋有日于此少償
四方之志耳

青坪曰大西洋是西域國名歐羅巴意多禮亞等國
在何方耶

白石曰貴邦無萬國全圖耶

南岡曰有古本而此等國多不載

白石曰西洋者去天竺國猶且萬里有不謂大小西洋僕家藏有圖一本可以備觀覽焉

南岡曰異日有所儲毋怪一示

白石曰第恨其地名誌以本邦俗字諸君難解其圖義在月令廣義圖書編等書者卽是

南岡曰吾邦無此書矣

明日白石送一小圖來曰萬國全圖原本二式有地誌有橫幅皆係番字其字如綠髮地名人物風

俗土產盡備焉利山人所刻六幅圖及月令廣義天經武岡圖書編等所載譯以漢字略記其梗槩而已此小圖吾長崎港人所作其編地之法尤妙只惜圖小所載地名存十一於千百且譯以誇文恐諸君不可解試使對馬州譯人讀之可也若其地誌橫幅等原圖則歐羅巴諸國所貢數本藏在秘府今僕之力不能使諸公一觀之亦可以恨也青坪曰琉球去此當幾千里福建距長崎亦幾何白石曰本邦里法五百里在南海之中其地當于赤道之下故氣候熱云福州距長崎亦略同

青坪曰福建往來之路曾聞有海賊之出沒者商船亦無被劫之事

白石曰閩海寇賊所未嘗聞

南岡曰每年往來商船有定額云然耶

白石曰唐山及西南海船歲額有百六七十艘常年來聚于長崎港

平泉曰聞近年海路多劫唐船不來云未知何故

白石曰去年南京商船徂其來期後聞浙江等處賊船出沒今年春官兵勦捕賊首海路已開其來如舊

南岡曰賊是何等賊何以勦滅耶

白石石出懷中小冊視之乃曰賊魁鄭盡心陳明隆李老

柳為南京總兵取獲云老柳真是賊名其以盡心為名可發一笑也

南岡曰鄭盡心是鄭餘蘖否

白石曰誠然

青坪曰曾聞西洋古里國利瑪竇者到此有文字留傳者信然

白石曰只有交友論一篇我國嚴禁天主法盡火其書交友論者百川學海說郭等書收錄焉

南岡曰琉球使來聘貴國云其冠服儀度何如文字

何如

白石曰中山使嗣冠服卽是明代遺制自餘以色緇
纏其首至于常服則王子以下亦如之但以錦紫黃
紅青綠爲差等童子簪金衣則大袖寬博腰束大
帶官制正從各九品國中文書與本邦之俗同或有
善和歌者明代以來比歲朝聘故諺文字以任長史
通事之用者永樂中開所賜閩人三十六世之後也
今中山二十八世祖舜天王者本邦源將軍爲朝之
子故其王源姓以尚爲氏者以王父字爲氏也
白石曰當今西方諸國皆用大清章服之制貴邦猶

有大明之舊儀者何也

平泉曰天下皆左衽而獨我國不改華制清國以我
爲禮義之邦亦不加以非禮普天之下我獨爲東
周貴邦亦有用華之意吾今看文教方興深有望於
一變之義也

白石曰僕嘗學詩至於雅頌則知殷人在周服其故
服而來也始聘使之來竊喜以謂朝鮮殷大師之國
況其禮義之俗出於天性者殷禮可以徵之蓋在是
行也旣而諸君子辱在于斯僕望其儀容冠帽袍笏
僅是明世章服之制未嘗及見彼章甫與黼冔也當

今大清易代改物因其國俗創制天下如貴邦及琉
球亦既北面稱藩而二國所以得免辮髮左社者大
清果若周之以德而不以疆然吾抑二國有假靈我
東方亦未可知也

平坪曰貴邦劍銃為長技云故欲見劍術曾已仰請
高明如我欲見我弓馬之才亦當仰耳

白石曰刀劍之術前日所命且今及此蓋似公以我
為有尚武之俗者本邦素尚武也雖然如今所尚乃
是古之技擊非我所尚也虞書贊堯曰乃聖乃神乃
武乃文文武不可專尚也久矣我開闢以來神聖相

繼德被四表遠近率服帝室中衰戎軍屢駕當是時
源大將軍賴朝天縱勇智討其亂畧者定武功夾輔
帝室實者如桓文之事焉於是乎一變我仁厚之風
遂成勇銳剛毅之俗愚嘗論之曰本邦譬諸岐周之
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秦皇用之有朝八州之
氣風俗與化移易顧導之之術何如耳孔子曰仁者
必有勇蓋東方之風氣亦使然也及吾神祖受命
武以過亂文以興治列聖續業百年于今文武忠
厚不啻勝殘去殺之日嘗聞貴邦由文忠公叔舟臨
卒成宗康靖王問其所欲言對曰請勿與日本失和

申公於我前代干戈之際其言若此况今諸公多國如文忠用心則實是兩國蒼生之福也

平泉曰申文忠公卽僕外先也臨終之一言誠出於睦鄰好戒邊釁之意而明公亦聞此言勉或至此兩邦千萬世之幸歟可賀

白石曰前言以論善鄰之誼耳不圖申公之外孫實來講兩國之和公世其德則豈唯僕所謂蒼生之福公門亦有餘慶焉謹賀

青坪曰不佞常以爲貴邦一向武之國今來見之則文教甚盛誠可奉賀申文忠之言千古格言而卽今

兩國主聖時平鄰好自然敦睦何可一分相阻之念乎客中悚欲一見絕藝有所仰請盛教如此慚悚慚悚

白石曰兩國和好禮信而已諸君於對州亦是東道之主唯其以密邇貴邦末畧微事相失其驩心是懼平泉曰誠然誠然但恐貴邦不如吾邦之盡誠信耳白石曰自古敵國生隙輕銳好事之人爭長不相下而閑邊釁者多矣老拙竊恐後生少年必因交接節目相失兩國之驩心諸公歸國之後能爲朝廷識高諸公國之重臣敢布腹心

青坪曰細小節目本來不為計較何可有此過慮乎然各盡在我之道則鄰好可以萬世永固矣

白石曰過憂過慮老生常態而已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我言雖老請亦擇焉

平泉曰宗對州與俺等萬里同行辛勤護持甚誠勤國王殿下果已下燭吾

白石曰伏惟明齋有臨靡所不照

平泉曰貴國諱國諱法如何二名固不偏諱而貴邦國諱有偏諱之規耶貴邦人士所作詩文或有犯用所諱之字未知何故

白石曰本邦古字猶貴邦諺文中世以方俗假借隸楷等字以通義而已是故凡用字法要在訓詁而不在于聲音如諱國諱法亦必不在文字雖然及于近世大抵有偏諱之法焉

平泉曰國書回荅文字曾前使臣或於未及正書之前得見矣明問可以得見耶

白石曰辭命之事僕不與焉無能為已

平泉曰俺既著公知之乎

白石曰不知

平泉曰此是幅巾

白石曰本邦近製幅巾僕未見古制也若其有副幸
得借一以倣製焉

平泉遂脫贈

白石起再揖謝曰可以比縞紵之贈

平泉曰欲著幅巾先著緇冠制在家禮圖式可考

白石曰副使從事取戴似本邦縣謂錦繡冠

又曰下官前歲觀光於上國幸及見天朝冕弁之

制蓋是上世之物且本邦文物出於三代之制者不

少如僕所戴者卽是周弁之製亦如深衣之製校之

禮經則知漢唐諸儒漫費其說也

南岡曰深衣之制司馬公以後自有定論貴邦豈有
他本耶

白石曰考之禮經而可也漢唐以來諸儒紛二之說

何足以徵之也本邦之俗取謂稱吳服者蓋與深衣

之制大同小異耳

南岡曰貴邦冠昏喪祭用文公家禮吾

白石曰本邦禮多與三代之制相同如其凶禮則大

連氏小連氏世宰相喪事焉孔子稱善居喪者卽此

且如唐陸德明周禮音義之書引鄭大夫之說以爲

本邦蓋有古之遺法可以見其校絜耳近世喪祭儒

家頗依朱子家禮而行之

陸德明經典釋文周禮音義春官宗伯笙氏職曰九欒韻首振動音義曰如字李依大夫童音杜徒弄反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如鄭大夫之說蓋古之遺法

席上製述官及三書記入來

白石曰製述官令胤幾位在

東郭曰僕之填子名胤柞年二十二歲矣東郭即製述官

白石曰鄭宣傳於其祖文忠公世次多少宣傳即鄭續述

東郭曰圃隱先生十一代孫登武科以裨將方在行

中大明太祖建國之初圃隱先生以進賀使入中州得見文物之盛豈不壯哉奇哉圃隱集中有紀實之誌焉

白石曰鄭先生之後何為登武科

東郭曰其人自是能文奇士而朝廷勸令就武矣以其才略出眾可作大將軍

白石曰壬戌之聘僕與滄浪子有一揖之書舊洪書記莫為其族人耶

洪書記答曰有知舊之誼而非親戚也

白石曰敢問君家門閥及令子弟等在嚴南二君亦

如何

洪書記曰僕姓洪名舜衍字命九號鏡湖系出南陽見為太常寺判官而科第則丁巳進士乙酉文科耳年今五十九而命途奇薄一子纔歿於數年前膝下更無一塊肉承此盛問不覺悲咽

嚴書記曰僕姓嚴名漢重字子鼎我國江原道寧越郡人號龍湖時年四十八庚午參進士試而戊辰及第歷秘書省博士承文院校檢高敞州太守今以副使記室來鴈行則只有一弟名漢年有兩子長名徹次名做

南書記曰聖重姓本宜寧居京乙未從事官壺谷先生第三子也年四十七伯兄正重官至慶尚道觀察使已於甲申卒逝一兄一弟無官職耳

白石曰壬戌製述官成君琬健在否

洪書記曰今夏已作千古矣

白石曰昔得海外之交今作地下之人哀哉

東郭曰此人官不高壽不長可哀可哀

白石曰翠虛有嗣子否

翠虛即成琬

東郭曰有二子矣

白石曰幸歸國之日以僕言達其二子

東郭曰當如教耳

白石曰今日僕因製述官見圃隱鄭公之遠孫在昔本朝永和二年實是大明洪武十年鄭公以高麗氏之使來見我九州節度使源貞世以講二國之和貴邦開國之日朴公敦之來乃是修高麗氏之舊好也公等進見之日受書官源少將者貞世九代之族孫青坪曰鄭宣傳續述即圃隱先生十一代孫也願後奕世簪纓為人亦奇士故僕以軍官帶來若源公之裔誠是奇士未知源少將名字云何而將有人來館之事耶

白石曰故九州節度使源公族孫名伊氏見任近衛少將兼豐前守家世稱品川信使始到都下之日斯人亦嘗得奉使而來于館中公等辭見之日或有見斯人於闕下焉

青坪曰今日此會誠兩國千古之事盛可以記諸國乘矣

白石曰昔者鄭公申公相繼而來以講二國之和近者壺谷南公以丙申之聘來今聞趙公即申公之外遠孫而任公李公與鄭南二公之後偕來李公且南公門人也豈唯群公世其德抑所謂故國有世臣亦

若此實是鄰邦之大慶也不佞幸見此盛事可謂曠
世之奇會耳公等記以垂之後世則庶乎不朽矣
南岡曰使華交聘何代無之而今日此會無愧乎僑
向之相得豈不奇哉別後相思當回望扶桑之國而
已能不黯然

青坪曰古語云傾蓋如故若一笑莫逆何論疆域之
異同今日之會一堂笑謔真兩國交聘以來不易得
事也肝膽相照渾忘楚越之遠隔明公以為何似
平泉曰疆域有限海陸遠隔一別之後嗣音無路言
念及此能不挹挹唯有一片明月分照萬里之心肝

耳

白石曰鄙懷亦唯在隰桑之平章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諸公歸國之後幸賜東望相思
又曰今日宴語記之亦奇敢請席上數十紙他日幸
賜烏遂揖別而歸

辛巳初秋念三巳牌起筆翌午後
畢謄寫之業

竹窗主人清宗識

念五一校過 宗

大觀末及藏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何人, 樂, 念, 三, 巳, 牌, 起, 筆, 翌, 午, 後, 畢, 謄, 寫, 之, 業, 竹, 窗, 主, 人, 清, 宗, 識, 念, 五, 一, 校, 過, 宗]

